

尚

書

正

義

尚書注疏卷第九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商書

盤庚上第九

盤庚中第十

盤庚下第十一

說命上第十二

說命中第十三

說命下第十四

高宗彤日第十五

西伯戡黎第十六

微子第十七

盤庚上第九

盤庚五遷將治亳

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盤庚治亳民

咨胥怨

胥相也民不欲徙乃咨嗟憂愁相與怨上

作盤庚三篇

疏

盤庚至三篇。正義曰：商自放湯以來，屢遷都邑。
仲子河、夏甲、祖乙皆有言誥，咸載於篇。盤庚最在
其後，故序摠之。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今盤庚序
欲遷居而治於亳之殷地，民皆戀其故居，不欲移。
從咨嗟憂愁，相與怨上。盤庚以言辭誥之，史敘其
事，作盤庚三篇。傳自湯至亳，殷。正義曰：經言
不常厥邑，于今五邦，故序言盤庚五遷。傳嫌一身
五遷，故辯之云：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也。上文言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并數湯爲八。此言盤庚五遷，
又并數湯爲五。湯一人再數，故班固云：殷人屢遷，前
八後五，其實正十二也。此序云：盤庚將治亳，殷。下
傳云：殷亳之別名則亳即是。都湯遷還從先王
居也。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殷在鄭南三
十里。宋皆云：尚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舊說以
爲居亳，亳殷在河南。孔子辭中尚書云：將始宅於
亳。與古文不同也。漢書項羽傳云：泗水南，殷墟上。

今安陽西曰殷東皆以殷在河北與亳異也然孔子辭內之書安園先得其本心將治亳殷不可作將始定殷亳字靡滅或爲宅辭內之書安園先得始皆作亂其字與治不類無緣誤作始字知東哲不見辭內之書妄爲說耳若洹水之南有躬墟或當餘王居之非盤庚也盤庚治於亳躬紂滅在於朝歌則盤庚以後遷於河北蓋盤庚後王有從河南亳地遷於洹水之南後又遷于朝歌傳胥相至怨上▲正義曰釋詁云胥皆也相亦是皆義故通訓胥爲相也民不欲徙乃咨嗟憂愁相與怨上經云民不適有居是怨上之事也仲丁祖乙亦是遷都序無民怨之言此獨有怨者盤庚祖乙之曾孫也祖乙遷都於此至今多歷年世民居已久舊情深前王三徙詰令則行曉喻之易故無許此則民怨之深故序獨有此事彼各一篇而此獨二篇者謂民怨上故勸誘之難也民不欲遷而

盤庚必遷者鄭玄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
迫近山川嘗圯焉至陽甲立盤庚爲之且乃謀徙
居湯舊都又序注云民曰但厥久奢淫成俗故不樂
徙王肅云自祖乙五世至盤庚元兄湯甲宮室奢
侈下民邑居墊隘水泉竭鹵鹵不可以行政化故徙
都於耿皇甫謐云耿云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
來民皆奢侈故盤庚遷於躬此三者之說皆言奢侈
鄭玄既言君奢又言民奢主肅專謂君奢皇甫謐專
謂民奢言君奢者以天子宮室奢侈侵奪下民言
民奢者以聚民室宇過度逼迫貧乏皆爲細民窮
劣無所容居欲遷都改制以寬之富民惡舊故違
上意不欲遷也案檢孔傳無奢侈之語在下篇云
今我民用蕩折離居無安定之愆後以爲之極孔意蓋以地
蕩折離居無安定之愆後以爲之極孔意蓋以地
勢濟下之文居水變水泉瀉凶不可行化故欲遷
都不以爲奢侈也此以君名名篇必是爲君時事而

時事向得專輒謬妄也。盤庚為目。盤庚。殷質以名。殷主名。

疏

盤庚

正義曰

此二篇皆以民不棄遷。解民意告以不遷之善。遷都之善也。中二篇未

遷時事下篇既遷後事上篇人皆怨上初遷民心故其辭尤切中篇民以少悟故其辭稍緩下篇民既從遷故辭復益緩。庚十一年左傳引此篇云盤庚之誥則此篇皆誥辭也。題篇不曰盤庚語者王肅云取其徒而立功故但以盤庚名篇然仲丁祖乙河實甲等皆以王名名篇則是史意異耳未必見他義。傳殷質以名篇。正義曰周書謚法成王時作故相六年左傳云周人以諱事神。時質未諱君名故以王名名篇也。上仲丁祖乙亦是王名於此始作傳者以上篇經亡此經稱遷東故就此辭之史記殷本紀云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庚有往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此序違非也。鄭玄

行盤庚湯十世孫祖乙之曾孫以五遷繼湯篇次

乙故繼之于上累之祖乙爲湯玄孫七世也

加祖乙復其祖父通盤庚故十世本紀去祖乙崩

子祖辛立崩子開甲立崩弟祖丁立崩開甲之子

南庚立崩祖丁子陽甲立崩弟盤庚立是祖乙

生祖辛祖辛生祖丁祖丁生盤庚故爲曾孫

盤
庚遷于般亳之別名民不適有居適之也不欲之般有邑居

率籲衆感出矢言籲和也率和衆憂之人出正直之言曰我

王來既爰宅于茲我王祖乙此取爰於重我

民無盡劉劉殺也所以遷此重我民無以盡殺故不能奪所以

生卜言民不能相臣以生則當卜考於龜以從其以我所行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

先主有所服行

苟謹天命如此尚不

常安有可遷輒遷不常寧厥邑于今五

亳仲丁遷譚河壹甲居相初乙

居耿我往居亳凡五徙國都今不承于古居

知天之斷命

今不承古而徙是無

知天將斷絕汝命矧曰其克

從先王之烈

天將絕命尚無知之

况能從先王之業乎若顛木之

有由蘖

言今往遷都更求昌盛如

顛仆之木有用生蘖哉天其永我

命于茲新邑

言天其長我命於

此新邑不可不徙紹復先王之

未幾纒四方

言我徙

欲如此

師盤庚至四方
義曰盤庚欲遷於

第 殷地其民不欲適彼殷地別有邑居莫不憂
其與怨上盤庚率領和諧其衆憂之人出正
之言以曉告曰我先王初居此者從舊都來於是
宅於此地所以遷於此者爲重我民無欲盡殺故
先王以久居望隘不遷則死見下民不能相匡正
以生故謀而來徙以徙爲善未敢專決又考卜於
龜以徙旣獲吉兆乃曰其如我所行欲徙之吉先
王成湯以來凡有所服行勅順天命如此尚不常
安可徙則徙不常其邑於今五邦矣今若不承於
古徙以避害則是無知天將斷絕汝命矣天將絕
命尚不能知况曰其能從先王之基業乎今我往
遷都更求昌成無若顛仆之木有用生藥哉人
盛猶木死生藥哉我今遷向新都上天其必我
之王命於此新邑繼復先王之太業致行其道以
四方之人我徙欲如此耳汝等何以不願徙乎前云
不徙以避害則天將絕汝命謂絕民之命明亦

然我王命復云若遷往新都天其長我躬之王
命明亦長臣民之命在文也 傳亳之別名 正義

曰此序先亳後躬亳是太名躬是亳內之別名

云商家自從此而號曰躬鄭以此前未有躬名也中

篇云躬降大虐將遷於躬先正其號明知於躬

躬也雖兼號為躬而商名不改或稱商或稱躬又有

兼稱躬商商頌云商邑翼翼捷彼躬武是單稱之

也又大雅云躬商之旅咨汝躬商是兼稱之也亳

是躬地大名故躬社謂之亳社其亳鄭玄以為偃

師皇甫謐以為梁國穀熟縣或云濟陰亳縣說既

不同未知誰是 傳適之至邑居 正義曰釋詁

云適之往也俱訓為往故適得為之不欲往彼躬

地別有新邑居也 傳顯和至之言 正義曰顯

即裕也是寬意故為和也憂則不和戚訓憂也故

和衆憂之人出正直之言詩云其直如矢故以

此言為正直之言 傳我王至於此 正義曰孔

以祖乙圮於相地遷都於耿今盤庚自耿遷于房
以我王爲祖乙此謂耿也傳劉殺至殺故正

義曰劉殺釋詁文水泉鹹鹵不可行化王化不行
殺民之道先王所以去彼遷此者重我民無欲盡

殺故也傳言民至所行正義曰不徙所以不

能相匡以生者謂水泉沈溺人民困苦不能從教

相匡正以生又考卜於龜以徙周禮太卜大遷則

貞龜是遷必卜也傳先王至輒遷正義曰下

云于今五邦自湯以來數之則此言先王摠謂成

湯至祖乙也先王有所服行謂行有典法言能勸

順天命即是有所服行也盤庚言先王勸順天命

如此尚不常安有可遷輒遷况我不能勸順天命

不遷民必死矣故不可不遷也傳陽遷至都

正義曰孔以盤庚意在必遷故通數我徙居

五邦鄭王皆去湯自商徙亳數商亳與相耿爲五

計陽氣遷亳始建王業此言先王遷都不得遠數

居宅前充此數也。待言今至陳末哉。正義曰。

釋詁云：耕餘也。李巡曰：耕槁木之餘也。郭璞云：晉

衛之閒曰：耕是言木死，頽仆其根更生。義曰：

毀壞若枯死之木，若棄去毀壞之邑，更得昌盛，猶

顛仆枯死之木，用生藥哉。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

木用，生藥哉。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

舊服正法度。敷教也。教人使用汝在位，曰無或

之命用常故事，正其法度。曰無或

敢伏小人之攸箴。言無有敢伏絕小人之

至攸箴。正義曰：前既略言遷意，今復並戒。臣民

盤庚先教於民云：汝等當用汝在位之命用舊常

故事，正其法度，欲令民徙從其言也。民從上，命即

是常事法度也。文戒臣曰：汝等無有敢伏絕小人

之命，欲覓規上者。傳敷教至朝臣。▲正義曰：文

臣世下云：小樂止敷于大胥贊之，簡師敷于簡師。

丞參之。彼並是教。舞干戈。知教爲教也。小民等患
外泉沈溺。欲箴規上而從。汝臣下勿抑塞伏絕之。
鄭玄云。奢侈之俗。小民咸苦之。故言於
王。今將屬民而詢焉。故勅以無伏之。

王命衆

悉至于庭

衆群臣以下

○

衆羣臣以下

▲正義曰

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
曰詢立君。是國將大遷。必詢及於萬民。故知衆悉
至。王庭是羣臣以下。謂及下民也。民不欲徙。
由臣不助。王勸民。故已下多是責臣之辭。王若

曰格汝衆。予告汝訓。

告汝以法教

汝猷黜乃心。無

傲從康。

謀退汝違上之心。無傲慢從心所安。

古我先王亦克圖

往舊人共政。

先王謀任父老成人共治其政。

○

傳先王

▲正義曰。此篇所言先

王其文無皆斥者皆謂湯以來謀賢王也下言
神后高后者指謂湯耳下篇言古我先王適于山
者乃謂遷都之王仲丁祖乙之等也此言先王
先世賢王此既言先王下句王播告之王不欽
蒙上之先不
言先省文也

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

人以所

修之政不

疏

傳王布至其指

正義曰上句言先

匿其指
謂告臣耳傳言布告人者以下云
民用丕變是必告臣亦又告民

王用丕欽罔

有逸言民用丕變

王用大勸其政教無有逸
像之言民用大變從化

今汝聒聒起信險虜予弗知乃所訟

聒聒無知

貌起信險偽虜受之言

疏

傳聒聒至何謂
正義曰鄭玄云聒讀如

不知汝所訟言何謂

聒聒之聒聒難告之貌王肅云聒聒善自用之意也此傳以聒聒為無知之貌以聒聒是多言亂人之意也起信險膚者言發起所行專信此險偽膚受淺近之言信此浮言妄有爭訟我不知汝所訟言何謂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言無理也

予一人予若觀火

我之欲徒非廢此德汝不從我命所含惡德但不畏懼我

耳我視汝情如視火

疏

非予至觀火

正義曰言先王勸其

我自廢此不欽之德惟汝之所含德甚惡不畏懼我一人故耳汝含藏此意謂我不知我目以行觀火言見之分予亦拙謀作乃逸逸也

明如視火也

逸也

徒是我拙謀成汝過

疏

傳逸過也汝過

正義曰逸過釋言

無違上之過也。我不威，冒汝徒，乃是我亦拙。謀作成汝過也。恨民以恩導之，而不從己也。若網

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

秋。紊亂也。穡，耕稼也。下之順上，當如網在綱。有條理而不亂也。農勤穡，則有秋。下承上，則有福。

疏傳紊亂至有福。正義曰：紊是絲亂，故爲亂也。稼穡相對，則種之。巨稼，斂之曰穡。穡是秋收之名，得爲耕穫，摠稱故云。穡耕，汝克黜，乃心施實，稼下承上，則有福。福謂祿賞。

德于民，至于嗥友，丕乃敢太言。汝有積

德。汝羣臣能退汝違上之心，施實德於民，至于婚姻僚友，則我大乃敢言。汝有積德之臣。乃不

畏戎毒于遠邇，愔農自安，不昏作勞。

畏戎毒于遠邇，愔農自安，不昏作勞。

不那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戍太昏強志於也言不欲徙則是不

畏大毒於遠近如怠惰之農苟自安

疏傳戎大至

義曰戎大昏強越於皆釋詁文孫炎曰昏夙夜之強也

鄭玄讀昏爲愍訓爲勉也與孔不同傳云言不欲徙則是不畏大毒於遠近其意言不徙則有毒毒謂

禍患也遠近謂賒促言害至有早晚也不強於作勞則黍稷無所獲以喻不遷於新邑則福祿無所

有也此經惰農弗昏無黍稷對上服田力穡乃亦有秋但其文有詳略耳

汝不和吉

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

責公卿不能和言百官是自生毒耳

傳

責公至毒害正義曰此篇上下皆言民此獨云百姓則知百姓之百官也言百姓既足百官

和吉言者又在百官之六知此經是責公卿不能

和喻善言於百官使之樂遷也不和百官必將遇

禍是公卿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言此

自生毒害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

率共徙是為敗禍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

姦宄以自災之道

汝悔身何及羣臣不欲徙是先惡於民恫痛也

而悔之則於不徙則禍毒在汝身徒奉持所痛

身無所及疏傳羣臣至所及正義曰羣臣是

欲徙是乃先惡於民之師長當偈民為善羣臣亦不

民也恫痛釋言文相時儉民猶胥顧于箴言

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言儉利

小民尚

相顧於箴誨恐其發動有過口之患況我制汝曷

飲生之命而汝不相教從我是不若小民

汝曷

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

曷何也責

其不以情告上而相恐動以浮言不徒恐汝沈溺於衆有禍害若火之燎于原

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

火炎不可嚮近尚且撲滅浮言不可信用

尚可刑戮絕之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刑我

戮汝非我咎也靖謀也是汝自為非謀所致

疏

相時至有咎 ●正義曰

是不如小民我視彼儉利小民猶尚相顧於歲規之言恐其發舉有過口之患故以言相規患之小

者尚知畏避況我為天子制汝短長之命威恩在

大汝不相教從我乃是汝不如小民汝若不欲從

何不以其情告我而輒相恐動以浮率之言內語民

云國不可徒我思汝自取沈溺於衆人而身被刑

戮之禍害此浮言流行似火之燒於原野炎燄不可尚近其猶可撲之使滅以喻浮言不可止息
尚可刑戮使絕也若以刑戮加涉則是彼自為
非謀所致此耳非我有咎過也傳曷何至禍害
正義曰曷何同音故曷為何也顧氏云汝以浮言
恐動不徒更是無益我恐汝自取沈溺於衆人不
免禍害也傳我刑至所致
汝自招之非我咎也靖謀釋詁文告民不徙者非
善謀也由此而被刑戮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

器非求舊自惟新

遲任古賢言人貴舊器貴新汝不徙是不貴舊

古我

先王既且乃祖乃父疋有及逸勤子敢動用非

罰

言古之君臣相與同勞逸子孫所宜法之我豈敢動用非常之罰有汝乎世選爾

勞予不掩爾善

選數也言我世世數汝功勤不掩蔽汝善是我忠於汝

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身之

古

天子錄功且配食於廟大享烝嘗也所以不掩汝善

作福作災予亦不

敢動用非德

善自作福惡自作災我不敢動用非罰加汝非德賞汝乎從汝善惡

而報

疏

遲任至非德正義曰可遷即遷是先王之舊法古之賢人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

非求舊惟新言人貴舊器貴新汝不欲徙是不貴舊反遲任也古者我之先王及汝祖汝父相與同

逸豫同勤勞汝為人子孫宜法父祖當與我同其勞逸我豈敢動用非常之罰春月也乎自先王以至

於我世世數汝功勞我不掩蔽汝善是我忠於汝也以此故我大享祭於先王汝祖其從我先王與

宗廟而歆其之是我不能汝善也汝有善自作福
汝有惡自作災我亦不敢動用非德之賞安賞汝
各從汝善惡而報之耳其意告曰言從上少有賞
違我必有罰也傳遲任至貴舊▲正義曰其

既設其言立於後世知是古賢人也鄭玄云古之
賢史王肅云古老成人皆謂賢也傳選數至於

數▲正義曰釋詁云算升數也舍人曰釋數之曰算
選即算也故訓一算三世世數汝功勞是從先王至已

常行此事故云是我忠於汝也言已之忠責臣之
不忠也傳古者至汝善▲正義曰周禮大宗伯

祭祀之名天神曰祀地祇曰祭人鬼曰享此太享
於先王謂天子祭宗廟也傳解天子祭廟得有臣

祖與享之意言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故臣
之先祖得與享之也占者孔氏據已而道前世也

之太享者以事各有對若烝嘗對掃禘則禘禘爲
之太享者以事各有對若烝嘗對掃禘則禘禘爲

大禘嘗爲小若四時自相對則烝嘗爲大禘祠爲
小以秋冬物成可薦者衆故烝嘗爲大春夏物未
成可薦者少故禘祠爲小也知烝嘗有功臣與祭
者案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
於大烝司勳詔之是也嘗是烝之類而傳以嘗配
之魯頌曰秋而載嘗是也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
是也外祭則郊社是也然彼以禘爲大嘗知此不
以烝嘗時爲禘禘而直據時祭者以殷禘於三時
非獨烝嘗也秋之祭尚及功臣則禘禘可知惟
春夏不可耳以物未成故也近代已來惟禘禘乃
祭功臣配食明祭不及之也近代已來功臣配食
各配所事之君若所事之君其廟已毀時祭不祭
毀廟其君尚不時祭其臣固當止矣禘禘則毀廟
之主亦在焉其時功臣亦當在也五制云植禘禘
禘禘嘗禘烝諸侯植禘一植一禘一嘗一禘烝禘此
五制之文夏殷之制天子春禘時祭其夏冬既

為拾。又為時祭。諸侯亦春為時祭。夏惟作拾。不作時祭。秋冬先作時祭。而後拾。周則有曰祠。夏曰約。三年一拾。在秋。五年一掃。在夏。故公羊傳云。五年再為祭。禮緯云。二年一拾。五年一掃。此是鄭氏之義。

未知如何。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告汝行專之難。

當如射之有所準。予告至有志。正義曰。既言志必中。所志乃善。

復勅目行善。我告汝於行事之難。猶如射之有所準。志志之所主。欲得中也。必中所志。乃為善耳。以

喻人將有行。豫思念之行。得其道為善耳。其意言遷都是善道。當念從我言也。傳告汝至乃善。

正義曰。此傳惟順經文。不言喻意。鄭玄云。我告汝我心至難矣。夫射者張弓屬矢。而志在所射必

中。然後發之。為政之道亦如是也。汝無侮老成。

心。然後發之。為政之道亦如是也。汝無侮老成。度之。可施於彼。然後出之。

人無弱孤有幼

不用老成人之言是侮老之
不徙則孤幼受害是弱易之

疏

傳不用至易之

正義曰老謂見其年老謂其無所

復知弱謂見其幼弱謂其未有所識鄭云老弱皆

輕忽之意也老成人之言云可徙不用其言是侮

老之也不徙則水泉鹹鹵孤幼受害不念其害則是

卑弱輕

易之也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

易之也

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

之作猷

盤庚勅臣下各思長於其居
勉盡心出力聽從遷徙之謀

疏

傳盤庚至之謀

正義曰於時羣臣難毀其居室惟見目前之利不

思長久之計其臣非一共為此心盤庚勅臣下各

思長久於其君處勉強盡心出力聽

無有遠邇

從我遷徙之謀自此以下皆是也

無有遠邇

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

言遠近待之如
罪以德之使

勿犯伐去其死道德以明之使勸慕競爲善

疏

無有至誠善正義曰此即遷徙之謀也言我

至新都撫養在下無有遠之與近必當待之如一用刑殺之罪伐去其死道用照察之德彰明其行

善有過罪以懲之使民不犯非法死刑不用是伐去其死道伐若伐樹然言止而不復行用也有善

者人主以照察之德加賞祿以明之使競慕爲善是彰其善也此二句相對上言用罪伐厥死下宜

言用賞章厥生不然者上言用刑下言賞善死是刑之重者舉重故言死有善乃可賞故言章厥善

行賞是德故以德言賞人生是常無善亦生不得言章厥生故文互邦之臧惟汝

衆

有善則衆目之功

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佚失也是已失政之罰罪已之義

凡爾衆其惟致告

致我誠告汝衆

自

今至于後日名恭爾事齊乃位度乃

口

奉其職事正齊其位以法度居汝口勿浮言

疏

度乃口正義曰度法度也故傳言以法度居

汝口也

罰及爾身弗可悔

不從我謀罰及汝身雖悔可及乎

盤庚中第十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

為此南渡河之法用民徙

乃話

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

話善言民不循教發

善言天告用誠於衆

咸造勿褻在王庭

造至也衆皆至王庭無褻慢

盤庚乃登進厥民

升進命使前

罔

盤庚至厥民正義曰盤庚

於時見都河北欲遷向河南作惟南渡河之法欲
用民徙乃出善言以告曉民之不從教者大為教
習用誠心於其所有之衆人於時衆人皆至無有
褻慢之人盡在於王庭盤庚乃升進其民延之使
前而教告之史敘其事以為盤庚發誥之目傳
為此至民徙正義曰鄭玄云作渡河之具王肅
云為此思南渡河之事此傳言南渡河之法皆謂
造舟船渡河之具是濟水先後之次思其事而為
之法也傳話善至於衆正義曰釋詁云話言
也孫炎曰話善人之言也王若民不從教必發善
言告之故以話為善言鄭
玄詩箋亦云話善言也

曰明聽朕言無荒

失朕命荒廢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

承言我先世賢君無不承安民而恤之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

天時

民亦安君之政相與憂行君令時行也少以不行於天時者言皆行天時疏傳

亦至天時

▲正義曰以君承安民而憂乏故民亦

安君之政相與憂行君令使君令必行責時羣臣

不憂行君令也舟船浮水而行故以浮爲

行也行天時也順時布政若月令之爲也

殷降

太虐先王不懷

我殷家於天降太災則疏傳

殷至行徙

▲正義曰遷都者止爲邑居墊隘水泉

鹹鹵非爲避

天災也此傳以虐爲災懷爲思言殷

家於天降大災則先王不思故居而行徙者以天

時人事終是相野邑居不可行化必將天降之災

上云不能相匡以生固知

天之斷命即是天降災也

厥攸作視民利用

遷

其所爲視民

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

古君先王之
聞謂遷事

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

各比于罰

今我法先王惟民之承故承汝使汝徒
惟與汝共喜安非謂汝有惡徒汝今比

近於

誅罰

承汝至于罰

正義曰先王為政惟民之
承今我亦法先王故承安汝使汝徒惟歡

喜安樂皆與汝共之非謂汝有
咎惡而徒汝今比近於殃罰也

予若籲懷茲

新邑亦惟汝故以不從厥志

言我順和
懷此新邑

欲利汝衆故大

從其志而徒之

予若至厥志

正義曰盤庚言
我順於道理和協汝衆歸懷此

新邑者非直為我王家亦惟利汝衆故
為此大從我本志而遷徙不有疑也

今予將

試以汝遷安定厥邦

試用

汝不真愛朕心之攸

困

所困不順上命

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

予一人

汝皆大不布腹心勤念以誠感動我是汝不盡忠

爾惟自鞫

自苦

勤窮也言汝爲臣不忠自取窮苦

若乘舟汝弗濟臭

厥載

言不徒之害如舟在水中流不渡臭敗其所載物

疏

臭厥載義曰臭是氣

之別名去者香氣穢氣皆名爲臭易云其臭如蘭謂香氣爲臭也晉語云惠公改葬中生臭徹於外謂穢氣爲臭也下文覆述此意云無起穢以自臭則此臭謂穢氣也肉敗則臭故以臭爲敗船不渡水則敗其所載物也

爾忱不屬惟香以沈不其或稽

自怒曷瘳

汝忠誠不屬逮古苟不欲徒相與沈溺才考之先王禍至自怒何瘳差乎

疏

爾忱至曷瘳。正義曰：盤庚責其臣民汝等不

用徙者，由汝忠誠不能屬逮於古賢，苟不欲徙，

惟相與沈溺於衆不欲徙之言。不其有考驗於先

王，惡徙之事，汝既不考於古及其禍，至乃自念，惡

何所瘳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

沙不

差也。

久之計，思汝不徙之災，苟

疏

汝誕勸憂。正義曰：凡人以善自勸，則善

不徙，是大勸，惡之道。

事多若以憂自勸，則憂來衆，今不徙，則憂來衆，是自勸勵以憂愁之道。

今其有今

罔後汝何生在上。

言不徙無後計，汝何得

疏

今

不在上。

正義曰：儻氏云：責羣曰：汝今日其且有

今目前之小利，無後日久長之計，患禍將至，汝何

得久生在上。

今予命汝，無起穢以自臭。

我

民上也。

今予命汝，無起穢以自臭。

我

心命汝汝違

疏

今予至自臭

正義曰：今我命汝

我是自臭敗

疏

是我之一心也。汝當從我，無得起

為穢惡，以自臭敗汝違

恐人倚乃身，迂乃心

言汝既不欲徙，又為

疏

恐人至乃心。正義曰：言

他人所誤，倚曲迂僻

疏

汝心既不欲徙，旁人或更

誤汝，我又恐他人倚曲汝身，迂僻汝心，使汝益不

用徙也。

傳言汝至迂僻

正義曰：人心不能自

決，則好用非理之謀。言汝既不欲遷徙，又為他人

所誤，盤庚疑其被誤，故言此也。以物倚物者必曲

故倚為曲也。迂是迴也。

予迂，續乃命于天子

迴行必僻，故迂為僻也。

豈汝威用奉畜汝眾

迂迎也。言我徙欲迎

脅汝乎用奉

疏

傳迂迎至汝眾

正義曰：迂迎釋

畜養汝眾

疏

詰文不遷必將死矣。天欲遷以延

命天意向汝我欲迎之天斷汝命我欲續之我今
徙者欲迎續汝命於天嘗以威脅汝乎遷都惟用
奉養汝衆
臣民耳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子

丕克羞爾用懷爾然

言我亦法湯大能進
勞汝以義懷汝心而

汝違我是

疏

予念至爾然

正義曰我念我先世
神后之若成湯愛勞汝之先人故我

大能進用汝與汝爾位用以道義懷安汝心耳然
汝乃違我命是汝反先人也
傳言我至先人

正義曰易稱神者妙萬物而為言也
明之君惟有馮耳故知神后謂湯也
下高后先神
與此神后一也
神者言其通聖高者言其德尊此
神后言先於高后略而不言先其下直言先后又
略而不言高從上省文也
勞爾先謂愛之也
勞者
勤也
聞其勤勞而慰勞之勞亦愛之義故論語云

愛之能勿勞乎是勞爲愛也追言湯勞汝先則此
所責之臣其祖於成湯之世已在朝廷世仕王朝
而不用己命故責之深也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

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崇重也今既失政而陳久於此而不徙湯

必大重下罪疾於我曰汝萬民乃不生生既予

一入猷同心

不進進謀

先后丕降與汝罪疾

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

言非但罪我亦將罪汝幼孫舉庚自謂比

故有喪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湯有明德

在天見汝情下罰汝

按無能道言無辭

疏 失于至能迪 ●正義曰盤庚以民不顧遷言神將罪

彼欲懼之使從己也。我所以必須從者，我今失於政教，陳父於此，民將有害。高德之君成湯，必忿我不從。大乃重下罪疾於我，曰：何為殘虐我民而不從乎？我既欲從而汝，與萬民乃不進，進與我一人謀計同心，則我與君成湯天下與汝罪疾，曰：何故不與我？幼孫盤庚有相親比同心。徒乎？汝不與我同心，故湯有明德。從上見汝之情，其下罪罰於汝，汝實有罪，無能道言，無辭以自解說也。傳崇重至徒乎？▲正義曰：崇重釋詁文，又云：塵久也。孫炎曰：陳居之久久，則生塵矣。古者塵陳同也。故陳為久之義。傳不進，至心徒。▲正義曰：物之生長，則必漸進，故以生生為進。進主肅亦然。進進是同，心願樂之意也。此實責羣臣而言。汝萬民者，民心亦然。因傳及之。傳湯有至無辭。▲正義曰：訓爽為明言，其見下故稱明德。詩稱三后在天，亮者精神在天，故云同心見汝。

古我先后

既勞乃祖乃父

勞之共治人

汝共作我畜民

汝有戕則在乃心

戕殘也汝共我治民有殘人之心而不欲徙是反父祖之

行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

棄汝不救乃死

言我先王安汝父祖之忠今汝不忠汝父祖必斷絕棄汝

命不救汝死

疏

古我至乃死正義曰又責羣臣古我先君成湯既愛勞汝祖汝父與之共治

民矣汝今共為我養民之官是我於汝與先君同也而汝有殘虐民之心非我令汝如此則在汝心

自為此惡是汝反祖父之行雖汝祖父亦不祐汝我先君安汝祖父之忠汝祖父忠於先君必

忿汝違我乃斷絕棄汝命不救汝死言汝違我命故汝祖父亦忿見湯罪汝不救汝死也傳勞之

至治人 正義曰下句責臣之身去汝共作我畜
民明先后勞其祖父是勞之共治民也 傳我殘

至之行 正義曰春秋宣十八年邾人戕郕子左

傳云凡自虐其君曰戕自外曰戕戕為殘害之義

故為殘也先后愛勞汝祖汝父與共治民汝祖父

必有愛人之心作訓為也汝今共為我養民之官

而有殘民之心而不用徒以避害是汝反祖父之

行盛度距陽年世多矣臣父不及湯世而云父者

與祖連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 亂治

言之耳 也此

我有治政之臣而位於父祖不

念盡忠但念貝玉而已言其貪 乃祖先父丕乃

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 言汝父祖見

汝貪而不忠

必大乃告湯曰作大刑於 迪 高后丕乃崇降

我子孫求討不忠之罪

迪 高后丕乃崇降

弗祥

言汝父祖開道湯大重下不善以罰汝陳忠孝之義以督之

疏

茲予至弗

祥

正義曰又責臣云汝祖父非徒不救汝死乃

更請與汝罪於此我有治政之臣同位於其父祖

其位與父祖同心與父祖異不念忠誠但念其汝

貝玉而已言其貪而不忠也汝先祖先父以汝如

此大乃告我高后曰為大刑於我子孫以此言開

道我高后故我高后大乃下不善之殃以罰汝成

湯與汝祖父皆欲罪汝汝何以不從我徒乎傳

亂治至其貪正義曰亂治釋詁文舍人曰亂義

之治也孫炎曰亂治之理也大目理國之政此者

所責之人故言於此我有治政之臣言其同位於

父祖責其位同而心異也貝者水蟲古人取其甲

以為貨如今之用錢然錢書食貨志具有其事貝

是行用之貨也貝玉是物之最貴者責其貪財故

舉二物以言之當時之臣不念盡忠於君但念具

貝玉而已言其貪也

傳言汝至之罪

正義曰

上句言成湯罪此諸臣其祖父不救子孫之死此

句言臣之祖父請成湯討其子孫以不從已故責

之益深先祖請討非盤庚所知原神之意而爲之

辭以懼其子孫耳傳言汝至督之正義曰訓

迪爲道言汝父祖開道湯也不從君爲不忠違父

祖爲不孝父祖開道湯下罰欲使

從君順祖陳忠孝之義以督勵之嗚呼今予告

汝不易凡所言皆不易之事永敬大恤無胥絕遠長

我言大憂行之無相與絕遠棄廢之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

于乃心羣臣當分明相與謀念和乃有不吉

不迪不善不道顛越不恭暫遇姦宄顛墮

爲凶人

顛墮

越墜

越墜

也。不恭不奉上命，暫遇之而劫奪之，爲茲於外，爲宄於內。我乃劓殄滅之，無

遺育。無禪易種于茲新邑。劓，割也。育，長也。言不吉之人當割

絕滅之，無遺長其類。無使易種於此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

汝遷，永建乃家。自今已往，進進於善，我用以汝徙長立汝家，卿大夫稱家

嗚呼至乃家。正義曰：盤庚以言事將畢，欲戒使入之，故嗚呼而歎之。今我告汝皆不易之事

言其難也。事既不易，當長勸我言大憂行之，無相絕遠棄廢之，必須存心奉行。汝羣臣且分輩相與

計謀，念和協以相從，各設中正于汝，心勿爲殘害之事。汝羣臣若有不善，不道墮墜禮法，不恭上命

暫逢，遇人即爲茲宄而劫奪之。我乃劓殄滅之，無有遺餘。生長所以然者，欲無使其種類於此新

邑故耳。自今以往哉。汝當進進於善。今我將用以汝遷。長立汝家。使汝在位。傳諸子孫。勿得違我言也。傳不易至之事。正義曰：此易讀為難易之易。不易言其難也。王肅云：告汝以命之不易。亦以不易為難。鄭玄云：我所以告汝者。不變易言必行之謂盤庚自道。已言必不改易與。凡異傳顛墮至於內。▲正義曰：釋詁云：墮。落也。墮。墜也。顛。越也。是從上倒下之言。故以顛為墮。越。墜也。墮。越也。顛。越也。是年齊桓公云：恐墮越於下。文十八年。宋克云：弗敢失墜。墮。越。是遺落廢失之意。故以墮墜不恭為不奉上命也。暫遇人而劫奪之。謂逢人即劫為之。無已。成十七年。左傳曰：亂在外為姦。在內為究。是劫奪之事故。以劫奪解其姦究也。傳。剝割至新邑。正義曰：五刑。截鼻為剝。故剝為割也。有長。釋詁文。不吉之人。當割絕滅之。無遺長其類。謂早殺其人。不使待生子孫。有此惡類也。易。墮者。即今俗語云。

相亦易也。惡種在善人之中，則善人亦變易為惡。故絕其惡類，無使易種於此新邑也。滅去惡種，乃是常法。而言于此新邑者，言已若至新都，當整齊使潔清。傳自今至稱家。▲正義曰：長立汝家，謂賜之以族，使子孫不絕。左傳所謂諸侯命氏，是也。王朝大夫，天子亦命之氏，故云立汝家也。

盤庚下第十一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

定其所居正郊

廟朝社之位

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安於有衆戒無戲怠懋立大命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

爾百姓于朕志。

布心腹言輪誠於百官以告志

罔罪爾衆。

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羣目前有此過，故禁其後。今我

不罪汝，汝勿共怒我。

疏

盤庚至一人。正義曰：盤

合比凶人而妄言。

庚既遷至躬地，定其國都。

處所方正，其郊南朝柱之位，又屬民而聚之，安慰

於其所有之衆曰：汝等自今以後，無得遊戲怠惰，

勉力立行教命。今我其布心腹，腎腸輸寫，談信歷

徧告汝百姓於我心志者。欲遷之日，民曰：共怒盤

庚，盤庚恐其怖懼，故開解之。今我無復罪汝衆人，

我既不罪汝，汝無得如前共為忿怒。協比讒言毀

惡我一人，恕其前愆，與之更始也。傳定其至之

位。正義曰：訓攸為所定其所居，摠謂都城之內。

官府萬民之居處也。鄭立云：徙主於民，故先定其

里宅所處。次乃正宗廟朝廷之位，如鄭之意。奠

祇攸居者，止謂定民之居，豈先令民居使定待其

餘則之處，然後建王宮乎？若留地以擬王宮，即是

先王居不得為先定民矣。孔性言定其所居，知是官民之居，並定之也。禮郊在國外，左祖右社，而

朝後市，正厥位，謂正此郊廟朝社之位也。傳安

於至大教。正義曰：鄭玄云：勉立我大命，使心誠

教令常行之。王肅云：勉立大教，建性命致之五福

又案下句，爾無共怒予一人，是恐其不從已命，此

句宜言我有教命，汝當勉力立之。鄭說如孔旨也。

傳布心至告志。正義曰：此論心所欲言，腹內

之事耳。以心為五臟之主，腹為六腑之總，腸在腹

內，腎在心下，舉腎腸以配腹心。詩曰：公侯腹心，宣

十二年左傳云：敢布腹心。是腹

心足以表內腎腸配言之也。

于前功。言以遷徙多大

適于山，用降我凶德。

嘉績于朕邦。徙必依山之險，無成郭之勞，下今

去凶惡之德，立善功於我國。

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

水泉沈澗故蕩析離居無

安定之極徙

疏

古我至定極

正義曰言古者我

以為之極

之先王將欲多大於前人之功是

故徙都而適于山險之處。而下。去我凶惡之德。立

善功於我新國。但徙來已久。水泉沈澗。今我在此

之民用播蕩。分析離其居。宅無有安定之極。我今

徙而使之得其中也。說其遷都之意。亦欲多大前

人之功。定民極也。傳言以至功美。正義曰古

我先王謂遷都者前人謂未遷者前人久居舊邑

民不能相匡以生。則是居無功矣。盤庚言先王以

此遷徙。故多大前人之功美。故我今遷亦欲多前

功矣。傳徙必至我國。正義曰先王至此五邦

不能盡知其地。所都皆近山。故摠稱適于山也。易

坎卦象云。丰公設險以守其國。徙必依山之險。欲

使下民無城郭之勞。雖則近山。不可全無城郭。言

其防寺易耳徙必近山則舊處新居皆有山矣而
云適于山者言其徙必依山不適平地不謂舊處
無山故徙就山也水泉鹹鹵民居墊隘時君不為
之徙即是凶惡之德其徙者是下去凶惡之德立
善功於我新遷之國也言下者凶德在身下而墜
去之 傳水泉至之極 正義曰民居積世穿掘
處多則水泉盈溢令人沈淪而陷溺其處不可安
居播蕩分折離其居宅無安定之極極訓中也詩
云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言民賴斥穰之功莫
不得其中今為民失中故徙以為之中也 爾謂

朕曷震動萬民以遷

言皆不明已本心

肆上帝將復

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

以徙故天將復傷德治理於我家

朕

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言我當與厚敬

之臣奉承民命

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

用長居新邑

冲童童人謙也弔至靈善也

非廢謂動謀於衆至用其善

各非敢違上用宏

茲賁

宏賁皆大也君臣用謀不

爾謂至茲賁

正義曰言我徙

以爲民立中汝等不明我心乃謂我何故震動萬

民以爲此遷我以此遷之故上天將復我高祖成

湯之德治理於我家我當與厚勛之臣奉承民命

用是長居於此新邑以此須遷之故我童蒙之人

非敢廢其詢謀謀於衆人衆謀不同至用其善者

言善謀者皆欲遷都也又決之於龜卜而得吉我

與汝羣臣各非敢違上用是必遷光此遷都之

大業我徙本意如此耳傳以徙至我家▲正義

曰民害不徙違失湯德以徙之故天必祐我將使

復浪傷德令得治理於我家言由徙故天福之也

傳冲童至其善。正義曰：冲童聲相近，皆是幼

小之名，自稱童人言已幼小，無知，故爲謙也。至

靈善皆釋詁，文禮將有大事，必謀於衆，謀衆乃是

常理，故言非廢謂動謀於衆言已不自專也。衆謀

必有異見，故至極用其善者。傳宏賁至大業。

正義曰：宏賁皆大也。釋詁：文、樂、光曰：周禮云：其聲

大而宏。詩云：有賁其首，是宏賁皆爲大之義也。各

者非人之辭，故爲君自用，謀不敢違。上泝範云：汝

則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卜筮，言非敢違。上是既

謀及於衆，又決於著龜也。用大此遷都大謂立嘉

績以大之也。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

隱哉。

國伯，二伯及州牧也。衆，長公卿也。言當庶幾相隱，括共爲善政。予其懋。

簡相爾，念劻我衆。

簡，大相助也。勉大。朕不肩。

助汝念劻我衆民。

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

任

也我不任貪貨之人敢奉用進進於善者人

嗚呼

之窮困能謀安其居者則我式序而勗之

至敘欽

正義曰言遷事已訖故歎而勗之嗚呼

國之長伯及魯官之長與百執事之人庶幾皆相

與隱括共謀我其勉力大助汝等為善汝

常思念愛物之衆民我不任用好貨之人有人

米敢奉用進進於善見窮困之人能謀此窮困之

人安居者我乃次序而勗用之傳國伯至善政

正義曰邦伯邦國之伯諸侯師長故為東西二伯

又九州之牧也鄭注禮記云殷之州長曰伯虞

夏及周皆曰牧此殷時而言牧者此乃鄭之所約

孔意不然故摠稱牧也師訓為衆衆長衆官之長

故為三公六卿也其百執事謂大夫以下諸有職

事之官皆是也此摠勗衆臣故二伯已下及執事

之人皆戒之也。釋言云：庶幾尚也。反覆相訓，故尚
為庶幾。庶，幸也。然，冀也。隱謂隱審也。幸與相與隱
審檢括共為善，政欲其同心共為善也。隱括必是
舊語，不知本出何書。何休公羊序云：隱括使就繩
墨焉。傳簡大至眾民。正義曰：簡，大。釋詁文又
云：相助慮也。俱訓為慮，是相得為助也。盤庚欲使
羣臣同心為善，欲勉力大佐助之使，皆念勸我眾
民也。傳肩任至勸之。正義曰：釋詁云：肩，勝也。
古人曰：肩強之勝也。強能勝重，是堪任之義。故為
任也。我今不委任貧賁之人，以恭為奉。人有向善
而心不決志，故美其人能果敢奉用進進於善者。
言其人好善不倦也。勸訓為窮，勸人謂窮困之人。
謀人之保居謂謀此窮人之安居。若見人之窮困，
能謀安其居，愛人而樂安存之者，則我式序而勸
之。詩云：式序在位，言其用次序在官位也。鄭王皆
以勸為養，言能謀養人安其居者，我則次序而賞。

之與孔
不同

今我既着空口爾于朕志若否罔

有弗欽

已進告朕之後順於汝心與否當以情告我無敢有不敬

無總干

貨寶生生自庸

無總貨寶以求位當進進皆自用功德

式敷

民德永有一心

用布示民必以德義長任一心以事君

疏

今我至一心

正義曰今我既進而告朕於我心志矣其我所告順合於汝心以否當以情告我無得有不可者汝等無得恣於貨寶以求官位當進進自用功德不當用富也用此布示於民必以德義長任一心以事君不得懷二意以遷都既定故殷勤以戒之

說命上第十二

高宗夢得說

盤庚第一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故號高宗夢得賢相其名曰

說

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

使百官以所夢

之刑象經營求之於外野得之於傅巖之谿

作說命三篇

命說為相使攝政

疏

高宗至三篇正義曰殷之賢王有高宗者夢得賢相其名曰說羣臣之內既無其人使百官

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之於野外得之于傅氏之巖遂命以為相史敘其事作說命三篇傳盤庚

至日說

正義曰世本云盤庚崩弟小辛立崩弟

小乙立崩子武丁立是武丁為盤庚弟小乙子也

喪服四制云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嘗

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中而高之故謂

之高宗是德高可尊故號高宗也經云爰立作相

王呼之曰說知其名曰說

傳使百工之谿

正

義曰以三爲官見其求者衆多故舉百官言之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於外是皇甫謐云使百工寫其形象則謂工爲工巧之人與亂異也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李巡曰水出於山入於川曰谿然則谿是水流之處巖是山崖之名序稱得諸傳巖傳云得之於傳巖之谿以巖是摠名故序言之耳傳命說至攝政正義曰經稱爰立作說命相是命爲相也惟說命摠百官是使攝政也說命始求得疏說命正義曰此三篇上篇言說始而命之疏求得而命之中篇說既總百官戒王爲政下篇主欲師說而學說報王爲學之有益王又屬說以伊尹之功相對以成章史分序以爲三篇也

王宅憂亮陰三祀

陰默也居憂信

疏王宅憂亮

陰三祀

正義曰言王居父憂信任冢宰然而不言也三年矣三年不言自是常事史錄此句於首

謂既免喪事可以言而猶不言故述此以發端也。傳陰默至不言。▲正義曰：陰者幽闇之

義默亦闇義故爲默也。易稱君子之道或默或語則默者不言之謂也。無逸傳云：乃有信默三年不言有此信默則既免喪其惟弗言除喪信謂信任冢宰也猶不

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

實作則知事則爲明智明天子惟君萬邦百

官承式天下待令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

攸翼令稟受令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

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用臣下怪之或

正四方恐德不善此故不言
恭默思道夢帝賓于良弼

代子言

夢天與我輔弼良佐將代我言政教

乃審厥象俾以形

旁求于天下

審所夢之人刻其形象以四方旁求之於民間

說築傳

巖之野惟肖

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一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晉靡形

人築護此道說

賢而隱代晉靡

疏

傅氏至之形

築之以供食肖似

似所夢之形

正義曰

傳以傅為氏此巖以傅為名明巖傍有姓傅之

民故云傅氏之巖也尸子云傅巖在北海之洲

傳言虞虢之界必有所築據而言之也史記

殷本紀云是時說為晉靡築於傅險晉灼漢書

音義云晉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台

言於時築傅險則以杵築地傳說賢人必身不

犯罪而言其說為胥靡當是時代胥靡也傳云通
道所經有閼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
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或亦有成文也
躬本紀又云武丁得說舉以為相遂以傳險姓
之號曰傳說鄭云得諸傳巖高宗因以傳命說
為氏案序直言夢得說不言傳或如馬鄭之言
如高宗始命為傳氏不知舊何氏也皇甫謐云
高宗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衣裳之而來旦云我
徒也姓傳名說天下得我者豈徒也哉武丁悟
而推之曰傳者相也說者權說也天下當有傳
我而說民者哉明以夢視百官百官皆非也乃
使百工寫其形象求諸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
褐帶索執役于虞號之閒傳巖之野名說以其
得之傳巖謂之傳說案謐言初夢即云姓傳名
說又言得之傳巖謂之傳說其言自不相副謐
惟見此書傳會為近世之語其言非實事也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於是禮命立以命之為相使在左右

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言當納諫諍直辭以輔我德

若金用

汝作礪

鐵須礪以成利器

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

大渡

水待舟楫

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霖三日雨霖以救旱

疏傳

三日雨

正義曰隱九年左傳云凡雨自三日已往為霖

啓乃心沃朕心若

藥弗瞑眩厥疾弗瘳

開汝心以沃我心如服藥必瞑眩趣其病乃除

欲其出切

疏

啓乃至弗瘳

正義曰當開汝心所言以自警

有以灌沃我心欲令以彼所見致已未知故也其沃我心須切至若服藥不使人瞑眩積亂則其疾不得瘳愈言藥毒乃得除病事切

乃得去惑也。傳開波至自警。正義曰：眩眩者

令人憤悶之意也。方言云：凡飲藥而毒東齊海岱

間或謂之瞑。武謂之眩。郭璞曰：瞑眩亦通語也。然

則藥之攻病先使人眩。眩憤亂病乃得瘳。傳言瞑

眩極者言悶極藥乃行也。楚語稱衛武公作懿以

自警懿即大雅抑詩也。切言出於傳說據王以為

自警。若跌弗視地厥足用傷。跌必視地足乃無

也。害言欲使為已視

聽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與汝並官皆

當倡率無不

同心以匡。匡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言匡

正汝君。正汝君。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言匡

君使循先王之道。蹈

成湯之蹤以安天下。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其職使有終。說復于王曰：惟大從繩則正。右從

其職使有終。說復于王曰：惟大從繩則正。右從

諫則聖

言不以諫直君以諫明

后克聖臣不命其承

君能受諫

則臣不待命其承意而諫之

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言王如此誰敢

不敬順王之美

命而諫者乎

說命中第十三

惟說命總百官

在冢宰之任

疏

惟說命總百官正義曰惟此傳說

受王命總百官之職謂在冢宰之任也說以官高任重乃進言於王故史特標此句爲發言之端也

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

夫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疏**傳天相正之法言明王奉順此道以立國設都**疏**有至

設都 ▲正義曰晉語云大者天地其次君臣身繫辭云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皆言人君法天以設官順天以致治也天有日月照臨晝夜猶王官之伯率領諸侯也北斗環繞北極猶卿士之周衛天子也五星行於列宿猶州牧之省察諸侯也二十八宿布於四方猶諸侯爲天子守土也天象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明王奉順天道以立國設都也立國謂立王國及邦國設都謂設帝都及諸侯國都摠言建樹后王君公承以太夫師長言立君臣國立家之事

樹后王君公承以太夫師長

言立君臣

上下將陳爲治之

防

樹后至師長

●正義曰此

本故先舉其始

又摠言設官分職之事也

樹立也后王謂天子也君公謂諸侯也承者奉上之名后主君公人主也太夫師長人臣也臣當奉行君命故以承言之周禮立官多以師爲名師者衆所法亦是長之義也太夫已下分職不同每官

各有其長故以師長言之三公則君公之內包之卿則大夫之文兼之師長之言亦通有士將陳爲治之本故先舉其始略言設官故辭不惟逸豫詳備爲治之本惟天聰明已下皆是也

惟以亂民

不使有位者逸豫民上言立之主使治民

惟天聰明惟聖

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憲法也言聖王法天以立教臣敬順

而奉之民以

疏

傳憲法至爲治▲正義曰憲法釋從上爲治

體假入事以言之聰謂無所不聞明謂無所不見

惟聖人於是法天言聖王法天以立教於下無不

聞見除其所惡納之於善雖復運有推移道有升

降其所施爲未嘗不法天也臣敬順而奉之奉即

上文承也奉承君命而布之於民民以

從上爲治不從上命則亂故從乂也

惟口起羞

惟甲冑起戎

甲錯冑兜鍪也言可輕教令易用兵

惟衣裳在

笥惟干戈省厥躬

言服不可加非其人兵不可任非其才

疏

惟

至厥躬

●正義曰言王者法天施化其舉止不可

不慎惟口出令不善以起羞辱惟甲冑伐非其罪

以起戎兵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也惟衣裳在篋

笥不可加非其人觀其能足稱職然後賜之惟干

戈在府庫不可任非其才省其身堪將帥然後授

之上二句事相類下二句文不同者衣裳言在篋

笥干戈不言所在干戈云省厥躬衣裳不言視其

人令其互相足也傳甲冑至用兵▲正義曰經

傳之文無鎧與兜鍪蓋秦漢已來始有此名傳以

今曉古也古之甲冑皆用犀兕未有用鐵者而鎧

鎧之字皆從金蓋後世始用鐵耳口之出言爲教

令甲冑興師力用之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也易

三

亦輕也。安危在出令，令之不善，則人違背之。是起
也。靜亂在用兵，伐之無罪，則人叛。違之是起，戎
也。傳言服至其才。▲正義曰：非其人，非其才，義
同而互文也。周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立邦國之
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
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鄭
云：一命始見命爲正吏受職治職事也。列國之士
一命王之下士亦亦命再命受服受衣冕之服。列
國之大夫再命王之中士亦再命然則再命已上
始受衣服未賜之時在官之蒞蒞也。甲冑干戈俱
是軍器，上言不可輕用兵，此言王惟戒茲允茲克
不可妄委人，雖文重而意異也。

明乃罔不休

言王戒慎此四惟之事惟治亂在信能所政乃無不美

惟治亂在

庶官

言所官得人則治失人則亂

官上不及私昵惟其能

不加私昵

惟能是官

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言非賢不爵

疏

官不

賢▲正義曰五刑云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鄭云官之使之試守也爵之命之也然則治其事謂之官受其位謂之爵官爵一也所從言之異耳賢謂德行能謂才用治事必用能故官云惟其能受位且得賢故爵云惟其賢詩序云任賢使能周禮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鄭云賢者有德行者有道德藝者是賢能爲異耳私昵謂知其不可而用之惡德謂不知其非而任之戒王使審求人絕私好也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非善非時不可動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雖天子亦必讓以得之

疏

有其至厥功 ●正義曰人性尚謙讓而憎自取自有其善則人不以

為善故實善而喪其善自誇其能則人不以為能故實能而喪其能由其自取故人不與之有其善即伐善也舜美禹云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是言推而不有故名反歸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事事非事事

無啓寵納侮

開寵非其人則納侮之道

疏

無啓寵納侮正義曰君子位

高益恭小人得寵則慢若寵小人則必恃寵慢主無得開小人以寵自納此輕侮也開謂君出恩以寵臣納謂臣入慢以輕主無恥過作非恥據君而言開納以出入為文也無恥過作非過誤而文之疏傳取過至大非●正義曰仲虺之美速成大非成湯云改過不吝明小人有過皆惜而不改論語云小人之過也必文恥有過誤而更以言辭文飾之望人不覺其非彌甚故遂成大非

也惟厥攸居政事惟醇其所居行皆如所言黷則正之政事醇粹

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祭不欲數

數則黷黷則不敬事神禮煩則亂而難行疏傳祭高宗之祀特豐數近廟故說因以戒之不至

戒之正義曰祭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禮記祭義文也此一經皆言祭祀之事禮煩亦謂祭祀

之煩故傳摠云事神禮煩則亂而難行孔以高宗彤日祖已訓諸王祀無豐于昵謂傳說此言為彼

事而發故云高宗之祀特豐王曰旨哉說乃言數於近廟故說因而戒之

惟服言皆美也美其所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言皆可服行

汝若不善於所言則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我無聞於所行之事

之惟艱

言知之易行之難以勉高宗

王忱不艱允協于先

王成德

王心誠不以行之為難則信合於先王成德

惟說不言有厥

咎

王能行善而說不言則有其咎罪

說命下第十四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

學先王之

賢且有

疏

王曰至甘盤

●

正義曰舊學于甘盤謂

道德者

疏

為王子時也君奭篇周公仰陳劄之賢

臣云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然則甘盤於高宗之

時有大功也上篇高宗免喪不言即求傳說似得

說時無賢臣矣蓋甘盤於小乙之世以為太早小

乙將崩受遺輔政高宗之初得有大功及高宗崩

喪甘盤已死故君崩傳曰高宗即位甘盤佐之後
有傳說是言傳說之前有甘盤也但下句言既乃
遜于荒野是學說乃遜非既乃遜于荒野入宅
即位之初從自盤學也

于河

既學而中廢業遜居田野河洲也其
父欲使高未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

既傳

學至民間

年義曰河是水名水不可居而云

入宅于河知在河之洲也釋水云水中可居者

曰洲初遜田野後入河洲言其徙居無常也無逸
云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言其父欲使

高宗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也於時蓋未為自
太子般道雖質不可既為太子更得與民雜居

河徂亳既厥終罔顯

自河往居亳與今其爾
終故遂無顯明之德

惟訓于朕志

言汝當教訓於
我使我志通達

若作酒醴爾惟

麴蘖

酒醱須麴蘖以成亦言我須汝以成

若作和羹。爾惟鹽

梅鹽

鹹梅醋羹須鹹醋以和之

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

邁乃訓

交非一之義邁行也言我能行汝教

疏

傳交非至汝教義曰爾交修予令其

交更脩治己也故以交爲非一之義言說曰王人求交互教之非一專之義邁行釋詁文

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

王者求多聞以

正事學於古訓乃有所得

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法古訓而以能長世非說所聞言無是道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

乃來

學以順志務是敏

疏

惟學至乃來義曰人志本欲求善

欲學順入本志學能務是敏疾則其德之允懷
乃自來言務之既疾則德自來歸己也

于茲道積于厥躬

信懷此學志則道積於其身

惟敦學

非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敦教也教然後知所

困是學之半終始常念學

疏

惟學至罔覺正義曰教人然後知

困知困必將自強惟教人乃是學之半言其功半於學也於學之法念終念始常在於學則其德之

修漸漸進益無能自覺其進言曰有所益不能自知也

監于先王成憲

其永無愆

愆過也視先王成法其長無過其惟學乎

惟說式克欽

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言王能志學說亦用能酌承王志廣招俊

又使列衆官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

乃風風教也使天下皆仰我德是汝教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手足具乃成人有良目乃成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保衡伊尹也作

起正長也言先世長官之臣阿衡俱伊尹也君奭傳曰伊尹

為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也鄭箋云阿倚衡

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也故以為官名又云

六甲時曰保衡鄭不見古文太甲云不惠于阿衡

故此為解孔所不用計此阿衡保衡非常人之官

名蓋當時特以此名號伊尹也作訓乃曰予弗

為起言起而助湯也正長釋詁文

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

言伊尹不能使其君如堯舜則
恥之若見捷于市故成其能

一夫不獲則曰

時予之辜

伊尹見一夫不得
其所則以為己罪

佑我烈祖格于

皇天

言以此道左右成湯功
至大天無能及者

爾尚明保予罔俾

阿衡專美有商

汝庶幾明安我事
則與伊尹同美

惟后非

賢不又惟賢非后不食

言君須賢治
賢須君食

其爾

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

能繼汝君於先王
長安民則汝亦有

保衡之功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對

也答受美命而稱揚之

高宗彤日第十五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

耳不聰之

祖已訓諸王賢臣也以訓道諫王作高宗彤日高

宗之訓所以訓也亡祭其太祖成湯於彤祭之日

有飛雉來升祭之鼎耳而雉鳴其臣祖己以爲

王有失德而致此祥遂以道義訓王勸王改過

德政史敘其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二篇

傳耳不至雉鳴正義曰經言彤日有雉雉不

知祭何廟鳴何處故序言祭成湯升鼎耳以足

之禘禘與四時之祭祭之明日皆爲彤祭不知

此彤是何祭之彤也洪範五事有貌言視聽思

若貌不恭言不從視不明聽不聰思不睿各有

狀異興焉雉乃野鳥不應入室今乃入宗廟之內
升鼎耳而鳴孔以雉鳴在鼎耳故以爲耳不聰之
異也洪範五行傳云視之不明時則有羽蟲之孽
聽之不聰時則有介蟲之孽言之不從時則有毛
蟲之孽貌之不恭時則有鱗蟲之孽思之不睿時
別有保蟲之孽先儒多以此爲羽蟲之孽非爲耳
不聰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鼎三足三公象也
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是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
之祀也鄭云鼎三公象也又用耳行雉升鼎耳而
鳴象視不明天意若云當任三公之謀以爲政劉
鄭雖小異其爲羽蟲之孽則同與孔意異詩云雉
之朝雝尚求其雌說文云雉雄雉鳴也雷始動雉
乃鳴而雉其頸傳所以訓也云▲正義曰名高
宗之訓所以訓高宗也此二篇俱是祀已之言並
是訓王之事經云乃訓于王此篇亦是訓也但所
訓事異分爲二篇標此爲發言之端故以彤日爲

名下篇摠諫王之事故名之訓終始互相明也肆命祖后孔歷其名於伊訓之下別爲之傳此高宗

之訓因序爲傳不重出名者此以訓高宗彤日

王事同因解文便作傳不爲例也

祭之明日又祭傳祭之至曰繹正義曰釋天

郊曰彤周曰繹云繹文祭也周曰繹商曰彤孫

炎曰祭之明日尋繹復祭也彤者相尋不絕之意

春秋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壬午猶繹穀

梁傳曰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是彤者祭之明

日又祭也爾雅因繹祭而本之上世故先周後商

此以上代先後故與爾雅倒也釋天又云夏日復

昨郭璞云未見所出或無此一句孔傳不言夏日

復昨於義非所須或本無此事也儀禮有司撤上

大夫曰饋尸與正祭同日鄭康成注詩鳧鷖云祭

天地社稷山川高宗彤日越有雉雉於彤自

五祀皆有繹祭

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言至道之王遭變異正其事而異自

消

高宗至厥事 ●平義曰高宗既祭成湯彤祭之日於是有雉鳴之祥在於鼎耳此乃怪異

之事賢臣祖已見其事而私自言曰惟先世至道之王遭遇變異則正其事而異自消也既作此言

乃進言訓王史錄其事以爲訓王之端也傳言至至自消 ▲正義曰格訓至也至道之王謂用心

至極行合於道遭遇變異改修德教正其事而異自消太戊拱木武丁雉雉皆感變而懼殷道復

興是異自消之驗也至道之王當無災異而云遭變消災者天或有譴告使之至道未必爲道

不至而致此異且此勸戒之辭不可執文以害意也此經直云祖已曰不知與誰語歟云謂其黨于

肅云言于王下句始言乃訓于王此句乃訓于未是告王之辭私言告人鄭詁是也

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

祖已既言遂以道訓諫王言天視下

民以義為常

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民中

絕命

言天之下年與民有義者長無義者不長非天欲天民民自不修義以致絕命

民

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

不順德言

無義不服罪不改修天已信命正其德謂有永有不永

疏

乃訓至厥德正義曰祖已既私言

其事乃以道訓諫於王曰惟天視此下民常用其義言以義視下觀其為義以否其下年與民有長者有不長者言與為義者長不義者短短命者非是天欲天民民自不修義使中道絕其性命何人有為行不順德我有過不服聽罪過而不改乃致天罰非天欲天之也天既信行賞罰之命正其駢

民之德欲使有義者長不義者短王安得不行義
爭求長命也 傳言天至絕命 止義曰經惟言

有永有不永安知由義者以上句云惟天監下民

典厥義天既以義為常知命之長短莫不由義故

云天之下年與民有義者長無義者不長也民有

五常之性謂仁義禮智信也此獨以義為言者五

常指體則別理亦相通義者宜也得其事宜五常

之名皆以適宜為用故稱義可以揔之也民有貴

賤貧富愚智好醜不同多矣獨以天壽為言者鄭

玄云年命者眷愚之人尤憫焉故引以諫王也憫

貪也供範五福以壽為首六極以短折為先是年

壽者最是人之所以貪故祖己引此以諫王也 傳

不順至不永 正義曰傳亦顧上經故不順德言

無義也聽謂聽從故以不聽為不服罪言既為罪

過而不肯改修也天已信命正其德言天自信命

賞有義罰無義此事必信也天自正其德福善禍

與 十 東

淫其德必不差也。謂民有永有，永，天隨也。乃曰其善惡而報之，勸王改過，修德以求永也。

如台

祖己恐王未受其言，故乃復曰：天道其如我所言。

嗚呼！王司敬民。

罔非天胤，典祀無疆，且于昵。

胤，嗣昵也。歎以感王入其言，王者

主民當勤民事，民事無非天所嗣常也。祭祀有常，不當特豐於近廟，欲王因異服罪改修之。

疏

嗚呼！至于昵。正義曰：祖己恐其言不入，王意又歎而戒之。嗚呼！王者主民當謹勤民事，民事無非天所繼嗣，以爲常道者也。天以其事爲常，王當繼天行之祀禮，亦有常，無得豐厚於近廟。若特豐於近廟，是失於常道。高宗豐於近廟，欲王服罪改修也。傳胤嗣至改修之。正義曰：釋詁云：胤，嗣也。俱訓爲繼，是胤得爲嗣，嗣亦繼之義也。

釋詁云：即尼也。孫炎曰：即迺也。尼者近也。郭

璞引尸子曰悅尼而亦遠是尼爲近也尼與暉音義同蒸民不能自治立君以主之是王者主民也既與民爲主當敬慎民事民事無大小無非又所嗣常也言天意欲令繼嗣行之所以爲常道也祭祀有常謂犧牲粢盛得彝俎豆之數禮有常法不當特豐於近廟謂犧牲禮物多也祖已知高宗豐於於近廟欲王因此雝雝之異服罪改修以從禮耳其異不必由豐近而致之也王肅亦云高宗豐於禴故有雝雝升遠祖成湯廟鼎之異

西伯戡黎第十六

那始各周

各

周人

垂黎

乘勝也

所以見垂

祖伊恐

祖之後賢

奔告于受

受紂也

音相亂

帝乙

作西

伯哉黎

戰亦勝也。疏。功業稍高。王非漸著。躬之朝

廷之臣始畏惡周家所以畏惡之者以周人伐而勝黎邑故也。躬。臣祖伊見周克黎國之易恐其終必伐躬奔走告受言躬將滅。史叙其事作西伯哉黎。傳各惡又云乘勝至見惡。正義曰易繫辭云無咎者善補過也則咎是過之別名以彼過而憎惡之故咎為惡也以其勝黎所以見惡釋其見惡之由是周人勝黎之後始惡之。詩毛傳云乘陵也乘駕是加陵之意故乘為勝也。鄭玄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又三代皆勝而始畏惡之。所言據書傳為說伏生書傳云文王受命十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代。邗三年伐密須。四年伐大夷。五年伐耆。六年代崇七年而崩耆即黎也。乘黎之前始言惡。躬故鄭以伐邗伐密須伐大夷三伐皆勝始畏惡之。武成篇文王誕膺天命元年乃崩則伐國之年

不得如書傳所說未必見三伐皆勝始畏之傳
以已後賢曰正義曰此無所出正以同為祖氏

知其後明能先覺故知賢曰傳受紂至無道

正義曰經云奔告于王王無謚號故序言受以明

之此及泰誓武成皆呼此君為受自外書傳皆呼

為紂受即紂也音相亂故字改易耳躬本紀云帝

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鄭立云紂帝

乙之少子名辛帝乙愛而欲立焉號曰受德時人

傳擊轉作紂也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與孔大同

謚法云殘義損善曰紂殷時未有謚法後人見其

惡為作惡義耳傳戲亦勝也正義曰西伯戲黎

曰戲勝釋詁文孫炎曰戲強之勝也西伯戲黎

西伯既黎戲近王圻之諸侯

在上黨東北

西伯戲黎

文王也時國於岐封為雍州伯也國在西故曰西

伯王肅云王者中分天下為二公惣治之謂之二

伯得專行征伐。文王為西伯。黎侯無道。文王伐而勝之。兩說不同。孔無明解。下傳云。文王率諸侯以事紂。非獨率一州之諸侯也。論語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紂謂文王也。終乃三分。有二豈獨一州。牧乎。且言西伯對東為名。不得以國在西而稱西伯也。蓋同王肅之說。傳近王至東北。正義曰。黎國。漢之上黨郡壺關所治。黎亭是也。紂都朝歌。王圻千里。黎在朝歌之西。故為近。王圻之諸侯也。鄭云。入紂圻內。文王猶尚事紂。不可伐其圻內。所言圻內亦無文也。祖伊恐奔

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

文王率諸侯以事紂內秉

王心紂不能制。今又克有黎國。迫近王圻。故知天已畢訖。殷之王命言將化為周。

王至

為周。正義曰。襄四年左傳云。文王率諸侯以事紂。是率諸侯共事紂也。貌雖事紂內秉王心。

布德行威有將王之志而紂不能和日蓋並大介
復克有黎國道近王圻似有天助之力故云七已
畢訖殷之王命言殷祚至此而畢將欲化為周也
格人元召颺罔敢知吉

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
疏傳至人至知吉
▲平義
以神靈考之皆無知吉
曰格訓為至至人謂至

道之人有所識解者也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有
神靈逆知來物故大龜以神靈考之二者皆無知
殷有吉者言必凶也祖伊未必問
非先王不相
至人親灼龜但假之以為言耳

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非先祖不助子孫
以王淫過戲怠用

自絕於
先王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

迪厥典
以紂自絕於先王故天亦棄之宗廟不有
安食於天下而王不度知天性命所在而

所行不蹈循常法言多罪**疏**傳以紂至多罪正義曰禮記稱

王俱是人君之本紂既自絕於先王亦自絕於天

上經言紂自絕先王此言天棄紂互明紂自絕然

後天與先王棄絕之故傳申通其意以紂自絕先

王故天亦棄之亦者亦先王言先王與天俱棄之

也孝經言天子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然後

祭則鬼享之今紂既自絕於先王先王不有安食

於天下言紂雖以天子之尊事宗廟宗廟之神不

得安食也而王不度知天命所在不知己之性命

當盡也而所行不蹈循常法動皆違法言多罪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

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摯至也民無不欲王

之士言天何不下罪誅之有天命宜王

者何以不至王之凶害其如我所言**疏**傳摯至

言正義曰擊至同旨故擊為至也言天何不下罪誅之恨其久行虐政欲得早棄之也有太命宜王者何以不至向望大聖之君欲令早伐紂也王之凶禍其如我之所言以王不信故審告之也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言我生有壽命在天民之所言豈能

害我遂惡之辭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

責命于天

反報紂也言汝罪惡衆多參列於上天天誅罰汝汝能責命于天拒天誅

乎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言殷之就云指

汝功事所致汝不得無死戮於殷國必將滅亡立可符

微子第十七

躬既錯天命

錯亂也

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告二師而

去

疏

躬既至少師。正義曰：躬，紂既暴虐無道，錯亂天命，其兄微子知紂必亡，以作言誥告父

紂

師箕子少師比干史叙其事而作此篇也。名曰微子而不言作微子者，已言微子作誥，以可知而省

文也。傳錯亂也。▲正義曰：交錯是渾亂之義，故

爲亂也不指言紂惡而言錯亂天命者，天生烝民

立君以牧之，爲君而無君道，是錯亂天命。微子

命爲惡之大故舉此以見惡之極耳。

名子爵爲紂。傳微圻至無道。▲正義曰：微國

卿士去無道。在圻內先儒相傳爲然。鄭玄以

爲微與箕俱在圻內，孔雖不言箕亦當在圻內也。

王肅云：微國名子爵入爲王，卿士肅意蓋以微爲

圻外故言入也。微子名啓世家作開避漢景帝諱

也。啓與其弟仲衍皆足紂之同母庶兄。史記稱微

也。啓與其弟仲衍皆足紂之同母庶兄。史記稱微

也。啓與其弟仲衍皆足紂之同母庶兄。史記稱微

小服十
大為
空大在
九

仲衍衍亦稱微者微子封微以心為氏故弟亦稱

微猶如春秋之世虞公之弟稱虞叔祭公之弟稱

祭叔微子若非大臣則無假憂紂亦不必須去以

此知其為卿士也傳云去無道者以去見其為卿

士也微子若曰父師少師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于微子以

紂距諫知其必亡

順其事而言之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或有也

不有治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言湯致遂其功陳列於上

世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我紂也沈酒酗

管敗亂湯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草野竊

德於後世盜又為

姦宄於外內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

外內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

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

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

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

六卿典士相師故爲非法度
小民方興相爲敵

皆有辜罪無秉常得中者
今殷其淪喪若涉

讎卿士既亂而小人各起一
方共爲敵讎言不和多

天水其無津涯淪沒也言殷將沒亡如涉殷遂

喪越至于今言遂喪亡於是至微子至于今

將欲去殷順其去事而言曰父師少師呼二師與

之言也今殷國其將不復有治正四方之事言其

必滅亡也昔我祖成湯致行其道遂其功業陳列

於上世矣今我紂惟用沈酗醜管於酒用是亂敗

其祖之德於下由紂亂敗之故今日殷人無不小

大皆好草竊姦究雖在朝卿士相師師爲非法度

之事朝廷之臣皆有辜罪乃無有一人能秉常得

中者在外小人方方各起相與共爲敵讎荒亂如

與今躬其沒云若涉大水其無津濟涯岸躬遂喪
云言不復父也此喪亡於是至方今到必不得更
父也傳父師至而言之正義曰以畢命之篇
王呼畢公爲父師畢公時爲太師也周官云太師
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家語
云比干官則少師少傅是比干知太師是箕子也
論檢書傳不見箕子之名惟司馬彪注莊子云箕
子名胥餘不知出何書也周官以少師爲孤此傳
言孤卿者孤亦卿也考工記曰外有九室九卿朝
焉是三孤六卿共爲九卿也比干不言封爵或本
無爵或有而不言也家語云比干是紂之親則諸
父知比干是紂之諸父耳箕子則無文宋世家云
箕子者紂親戚也止言親戚不知爲父爲兄也鄭
注王肅皆以箕子爲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爲紂
之庶兄既無正文各以意言之耳微子以紂距諫
知其必亡心欲去之故順其去事而言云二師以

告之傳或有至必云▲正義曰或者不定之辭其字或當然則是有此事故以或爲有也鄭玄論語注亦云或之言有也不有言無也天子天下之主所以治正四方言殷共不有治正四方之事言將必云傳我紂至後世▲正義曰嗜酒亂德是紂之行故知我我紂也人以酒亂若沈於水故以沈酒爲沈也酒然是齊同之意詩云天不酒爾以酒鄭云天不同汝顏色以酒是酒謂酒變面色酒然齊同無復平時之容也說文云酌嘗也然則酌嘗一物謂飲酒醉而發怒經言亂敗其德必有所屬上言我祖指謂成湯知言敗亂湯德於後世也上謂前世故下爲後世也傳六卿至中者▲正義曰士訓事也故卿士爲六卿典事師師言相師效爲非法度之事也止言卿士以貴者尚爾見賤者皆然故王肅云卿士以下轉相師效爲非法度之事也鄭云凡猶皆也傳意亦然以凡爲皆言卿

士以下在朝之臣其於舉動皆有
辜罪無人能秉常行得中正者
曰父師少師

我其發出狂吾家老遜于荒
我念躬亡發疾生狂在家

耄亂故欲避出於荒野言愁悶
今爾無拍告子顛隳若之何

其汝無拍意告我躬邦顛
疏曰父師至何其
正義曰微子既言

紂亂乃問身之所宜止而復言故別加一曰父師
少師更呼而誥之也我念躬亡之故其心發疾生

狂吾在家心內耄亂欲遜避出於荒野今汝父師
少師無拍滅亡之意告我云躬邦其隳墜則當如

之何其救之乎恐其留已共救之也
傳我念至

愁悶
正義曰狂生於心而出於外故傳以出狂
為生狂應璩詩云積念發狂癡此其事也在家思
念之深精神益以耄亂鄭玄云耄昏亂也在家不

堪毫亂故欲一懸出於莽野言愁悶之至詩云駕云
出遊以寫我憂亦此意也 傳汝無至救之 正

義曰無指意告我者謂無指殷亡之事告我言殷
將隕墜欲留我救之顛謂從上而隕墜謂墜於

溝壑皆滅亡之意也昭十三年左傳曰小人老而
無子知擠於溝壑矣王肅云齊濟溝壑言此齊之

義如左 父師若曰王子比干不見明心同省文微天
傳也 子帝乙元子故曰王子

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天生紂為亂
是天毒下災

四方化紂沈乃罔畏畏咈其耆長舊有位人
猶不可如何

言起沈酒上不畏天災下不畏賢人違戾今殷民
耆老之長致仕之賢不用其教法紂故

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自來而取曰擗色純曰犧體完曰牲牛羊豕曰牲
器實曰用盜天地宗廟牲川相容行食之無災罪
之者言降監虜民用又讎斂召敵讎不怠
政亂

下視躬民所用治者皆重賦傷民斂聚怨
讎之道而又亟行暴虐自召讎讎不懈怠
罪合

于一多瘠罔詔

言躬民上下有罪皆合於一法討
故使民多瘠病而無詔救之者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

災滅在近我起受
其敗言宗室大目

義不
忍去

商其淪喪我罔妥為臣僕詔王子出迪

商其沒亡我二人無所為目僕欲
以死諫紂我教王子出合於道

我舊去刻子

王子弗出我乃顛隳

刻病也我久知子賢言於
帝乙欲止子帝乙不肯

子不得立則宜為躬後者。今若不
自靖人自出。進難我躬。家宗廟乃墮。墜無生。

獻于先王

各自謀行其志。人人自獻達于先王。以不失道。

我不顧行

遜

言將與紂俱死。所執各異。皆歸於仁。明君子之道出處。語非一途。

疏

父師至行。正義。

曰父師亦順其事而報微。子曰。王子今天酷毒下災生。此昏虐之君。以荒亂躬之邦。國紂既沈。酒四方化之。皆起而沈。酒酌營於酒。不可如何。小人皆自放恣。乃無所畏。上不畏天。下不畏賢人。違矣。其考老之長。與舊有爵位。致仕之賢人。今躬民乃操竊祭祀神祇之儀。牲牲一川。以相通容。行取食之。無災罪之者。盜天地大祀之物。用而不得罪。政亂甚也。我又下視躬民。所以為治者。民皆讎怨。斂聚之道也。言重賦傷民。民以在上為讎。重賦乃是斂讎也。既為重賦。又急行。恭虐此所以益招民怨。

是乃自召敵讎不懈怠也。上下各有罪合於一紂
之身言紂化之使然也。故使民多瘠病而無詔救
之者。商今其有滅亡之災。我起而受其敗。商其沒
亡喪滅。我無所爲。人臣僕言不可別事他人。必欲
諫取死也。我教王子出奔於外。是道也。我父云子
賢言於帝。乙欲立子。不肯我。乃病傷。子不得立。爲
王。則宜終爲殷。後若王子不出。則我殷家宗廟乃
隕墜。無主。既勸之出。即與之別。云各自謀行其志。
人人各自獻達於先王。我不顧念行遯之事。明期
與紂俱死。傳比干至王子。▲正義曰。詔二人而
一人答。明心同省文也。鄭云。少師不答。志在必死。
然則箕子本意。豈必求生乎。身若求生。何以不去。
既不顧行。遯明期於必死。但紂自不殺之耳。若比
干意異。箕子則別有答。安得默而不言。凡解心同
是也。微子。帝乙元子。微子之命有其文也。父師子
微子爲王子。則父師非王子矣。鄭王等以爲紂之

諸父當是實也。傳天生至如何。▲正義曰：荒於
邦者，方是紂也。而云天毒降災，故言天生紂為亂
本之於天。天毒下災也。以微子云：若之何。此答彼
意。故言四方化紂沈痼不可如何。傳言起至紂
故。▲正義曰：文在方，與沈痼之下，則此無所畏。畏
者謂當時四方之民也。民所當畏，惟畏天與人耳。
故知二畏者，上不畏天，下不畏賢人。違戾者長，與
舊有位人，即是不畏賢人。故不用其教。紂無所畏
此民無所畏，謂法紂故也。傳自來至政亂。正
義曰：攘竊同文，則攘是竊類。釋詁云：攘，因也。是因
其自來而取之名。攘也。說文云：犧，宗廟牲也。曲禮
云：天子以犧牛，天子祭牲必用純色。故知色純曰
犧也。周禮牧人掌牧六牲，以供祭祀之牲。牲以牲
為言，必是體全具也。故體字曰牲。經傳多言三牲
知牲是牛羊豕也。以犧牲牲三者，既為俎實，則用
者簋簠之實，謂黍稷稻粱。故云器實曰用，謂簋

盛也禮天曰神地曰祗舉天地則人鬼在其間矣
故摠云盜天地宗廟牲用也訓將爲行相容行食
之謂所司相通容使盜者得行盜而食之大祭祀
之物物之重者盜而無罪言政亂甚也漢魏以來
著律皆云敢盜郊祀宗廟之物無多少皆死爲特
重故也傳下視至懈怠正義曰箕子身爲三公
下是治民之官也以紂暴虐務稱上旨皆重賦傷
民民既傷矣則以上爲讎秦誓所謂虐我則讎是
也重斂民財乃是聚斂怨讎之道既爲重斂而又
重行暴虐亟急也急行暴虐欲以威民乃是自召
敵讎勤行虐政是不懈怠也傳商其至於道
正義曰有災與淪喪一事而重出文者上言商今
其有災我興受其敗逆言災雖未至至列已必受
禍此言商其淪喪我罔爲日俟豫言斯滅之後言
已不事異姓辭有二意故重出其文我無所爲

僕言不能與人爲臣僕必欲以死諫紂但箕子之
諫值紂怒不甚故得不死耳哉教王子出合於道
保全身命終爲躬後使宗廟有主享祀不絕是合
其道也傳刻病至無主正義曰刻者傷害之
義故爲病也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
啓與仲行其時猶尚爲妻改而爲妻後生紂紂之
父欲立微子啓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妻之
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爲後於時箕子蓋謂請
止啓而帝乙不聽今追恨其事我父知子賢言於
帝乙欲立子爲太子而帝乙不肯我病子不得其
則宜爲躬後傳言將至一途正義曰不肯避
以求生言將與紂俱死也或去或留所執各異皆
歸於仁孔子稱躬有三仁焉是皆歸於仁也易繫
辭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是非一途也
何晏云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
同稱仁者以其俱在憂亂寧民

尚書注疏卷第九